

黄河第一艘客货轮(左庆翻拍,大众日报社藏片)



□金中丽

1955年12月3日,济南泺口的黄河码头挤满了人,大家在看一艘新客货轮船试航。这艘崭新漂亮的客货轮共分三层,有能容175人的客舱(还包括软席),有载放45吨的货舱,有整洁的船员宿舍,还设有扩音器。这艘客货轮船满载吃水1.4米,航速每小时上航10公里,下航约30公里,平均时速20公里。这艘客货轮试航成功后,一直航行于泺口——北镇(今属滨州市)间。航程145公里,3天就跑一个航次(来回),而且十分安全。若是用木帆船,在顺利的情况下,跑一个航次也得10天左右,而且还很难保持安全航行。这艘客货轮之所以十分安全,是因为它有特殊的构造:如果船头突然搁浅,船身就可随着水流的冲击,马上掉过头来向后跑,避免翻船的危险。

这艘客货轮的设计者是谁呢?他是一名能够刻苦学习的年轻共产党员,名字叫葛竟成。1955年,他年仅29岁。

1953年,山东省河运管理局安排葛竟成由行政管理工作转为机务工作。从此,他便专心致志地学习船舶设计。葛竟成以原有初小的文化水平来学习这样复杂的船舶设计工作,困难是很大的。他到上海、浙江等地船上去学习,又到长江航船上随船观摩。在上海,葛竟成得到年长的吴工程师很大的帮助。吴工程师造了半辈子船,经验很丰富。他告诉葛竟成螺旋推进器的效能和经验系数,这使葛竟成在学习上有了进步。当时,学习的参考书不多,为取得先进经验,葛竟成又用了一段时间学习俄文。他在俄文字典的帮助下,翻译出苏联浅水船舶的几种相关资料,这对他设计船舶的成功起了很大的作用。

葛竟成第一次接受设计任务,是在1953年9月,任务是改造小清河驳船为机船。他和造船工人杨伟卿一起研究,他有从书本上学来的知识和在上海听

吴工程师介绍的关于螺旋推进器的经验,杨伟卿有造船的实践经验,终于对船身进行了改造。但是,一连试航4次都失败了,船就是不往前走。在学习了苏联浅水船舶的经验后,葛竟成敏锐地发现了问题:船身设计不合理。于是他与杨伟卿一起,根据苏联经验把船身进行了改造,结果试航成功了。这艘船于1954年4月开始在小清河航行。

机关领导又给了他新的任务——建造黄河渡口拖轮,在船只设计中最复杂的部分是螺旋推进器。以前,在改造小清河驳船时,由于船的大小正好适合吴工程师指教的公式,因此没大费力就把螺旋推进器设计好了。但是,拖轮不一样,因此,螺旋推进器的设计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他怎么也推算不出“螺旋距原理”来。为了弄通这个问题,他赶赴青岛航运分局帮助工作之便,又到青岛的船上去研究、测量,但由于没有人指导,还是没有解决。

一天,葛竟成到青岛百货公司去买袜子。突然,在上楼梯的时候有了灵感,原来楼梯在转弯处恰与螺旋推进器的螺距面相似。这时,他马上拿出尺子来左量右量,也顾不得旁边很多人好奇地议论,终于把问题弄清楚了。他回到济南后,又和杨伟卿一起,解决了其他问题,把这艘拖轮设计成功了。

由于技术水平的提高,领导上给予葛竟成更大的信任,1955年春让他设计黄河客货轮。这是他第三次接受任务。这时,他在技术上虽然有了很大提高,但由于经验不足,设计出的图纸还有缺点。当送往总局审批时,总工程师发现他设计的螺旋推进器是旧式的。因此,葛竟成和杨伟卿又从总工那里学会了设计新型的机翼式螺旋推进器。这个推进器的运用,使船速提高。这艘客货轮设计好了,制造出来了,这就是航行于泺口——北镇间的黄河上第一艘客货轮。

(选自济南市档案馆编《照片里的黄河故事》一书)



主办单位:
山东黄河河务局
山东数字文化集团

承办单位: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大河奔流——我与黄河文化地标”
征文投稿邮箱:
qlwbfnjzg@qq.com

文/片 李守亭

黄河汇千流,纳百川,蜿蜒九曲,奔流万里,串起了我绵长而美好的记忆。

无意中看到由贾樟柯执导的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眼前一亮,有了标题。与散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作者余华不同的是,贾樟柯的“游”是在海边游泳,而我的“游”则是沿着黄河游历和游览,从上游“游”到中游,再“游”到下游,一直“游”到入海口,“游”到河海交汇,“游”到河水变蓝。过程不同,但结果相似,都是“游”入大海的怀抱,融入那一片蔚蓝。

沿着黄河一路走来,我心心念念的还是黄河下游山东段的黄河文化地标,还有“沿着黄河遇见海”的往事……

巍巍泰山雄伟屹立,滚滚黄河奔涌向前。行走齐鲁大地,我曾数次途经济南黄河大桥等地标,向车窗外远道而来的河水投去深情的一瞥。行色匆匆间一闪而过,就像与大街上的你擦肩,甚至来不及看清那历经沧桑的容颜。

黄河本不经过我的家乡潍坊寿光,但因一项工程,引得黄河水流经家乡,灌溉了这里的沃土,也滋润了父老乡亲们的心田。这项工程便是引黄济青,工程自黄河下游的滨州市博兴县打渔张灌区引黄闸引取黄河水,向东南流经的第一个泵站便是宋庄泵站,离我老家仅5公里。多少次路过宋庄泵站,跨过引黄济青干渠,看过安静流淌的黄河水,也见过沿渠农民引水灌溉“干渴”的庄稼。黄河水为什么沙少变清、不再那么浑黄了呢?原来渠首的沉沙渠和沉沙池功不可没。引来的黄河水一路东流,经过亭口泵站、棘洪滩水库及管道等,最终到达青岛,被誉为“黄金之渠”。

我的家乡并不靠近黄河,却以这样一种方式拥抱了母亲河。黄河在上中游悉数接纳了一条条支流,在下游却以这样一种博爱的方式回馈大地,润泽了家乡的热土。而东营入海口之旅,则是与黄河的又一次邂逅。槐花飘香的那年,我与同事应邀去东营河口区参加第二届黄河三角洲湿地槐花节暨全国摄影大

展开幕式。在感受槐海花香之后,我们慕名来到黄河口生态旅游区采风。一望无际的黄河口湿地,芦苇随风摇曳,白天鹅、黑天鹅、疣鼻天鹅等形形色色的鸟类在湖泊中、芦苇间觅食、游弋,或高高振翅飞翔,或轻轻掠过水面……近四百种、数百万只鸟类在这里栖息、捕食和翱翔,是名不虚传的“鸟类国际机场”。

湿地深处,高耸黄河之滨的远望楼上,透过玻璃幕墙,我们俯瞰蜿蜒的黄河,宛如一条灵动的黄丝带飘舞在这片年轻的土地上。河面是那样宽广,波澜不惊,从容不迫,看不出将要结束万里旅程的欣喜,也看不出将要投入大海怀抱的兴奋。或许,它正在平缓的热身行进中沉思,在接下来的黄蓝交汇中,在融入大海之后,将如何开始崭新的生活……

在远望楼上看不到黄蓝交汇的奇观,还得坐船前往。下得楼来,坐上一艘白色游船,引擎响动,向入海口进发!

千里之外,再次船游黄河,却有了不一样的体验。与宁夏青铜峡黄河大峡谷相比,虽然河水依然金黄,河边芦苇丛生,但两岸没有群山映衬,头顶却有鸥鸟伴飞。这里水面更宽,水流更缓,行船更稳。

“快看‘黄龙入海’!河水变蓝了,还有黄蓝交汇线!”不知谁突然惊呼,全船乘客登时兴奋起来,纷纷望向那人手指的一片水域。大海张开双臂,热情接纳并相拥这位从巴颜喀拉山远道而来的朋友,上演“黄河入海流”的千古绝唱。“千万里我追寻着你……”船舱里传出刘欢的《千万次的问》,熟悉的旋律伴着波浪在耳畔久久回荡。

黄河上中游的滚滚洪流中,《将进酒》的豪情与《黄河大合唱》的悲壮碰撞交响;下游入海口,微风卷细浪,黄色的河水与蓝色的海水交融激荡。这种别开生面的仪式感,与其说是亿万粒泥沙与盐晶之间的对冲博弈,不如说是心心相印的朋友之间的握手、拥抱和交流。

沿着黄河游迹至此,我终于“游”到了河水变蓝。此时此刻,黄河与大海已然黄蓝交汇,河海交融,永不分离。

(作者为高级编辑,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山东省作协会员)



黄河入海口的黄蓝交汇奇观